

祝勇 主编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台湾百年散文大系

{昨日以前的星光}

Fuori yiqian de xingguang

李敖 杨牧
张晓风 张香华
等著

台灣百年散文大系

{昨日以前的星光}

Zuorigiqiandexingguang

李敖 杨牧
张晓风 张香华
等著

祝勇 主编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昨日以前的星光/祝勇主编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7. 12

(台湾百年散文大系)

ISBN 978 - 7 - 5317 - 2247 - 2

I. 昨… II. 祝… III. ①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
②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1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9159 号

昨日以前的星光

主 编 / 祝 勇
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

封面设计 / 锦色书装工作室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/ 650 × 960 1/16

印 张 / 17.5

字 数 / 220 千字

版 次 /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

定 价 / 29.80 元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317 - 2247 - 2

目 录

- 1 赵 云(1933 -)
 - 2 英雄
 - 7 悲剧
- 13 章 江(1933 -)
 - 14 庭前有莲
- 19 邵 炯(1934 -)
 - 20 鸟族·鸟伴
 - 25 雪之舞
- 27 陈冠学(1934 -)
 - 28 田园之秋
- 31 李 敖(1935 -)
 - 32 佞佛、毁佛、欢喜佛
 - 39 不拍马屁的自由
 - 40 讲理与讲礼
 - 42 中国式好人
- 46 尉天骢(1935 -)
 - 47 众神
- 50 金耀基(1935 -)
 - 51 重访海德堡

- 57 赵淑敏(1935 -)
58 贞节牌坊
- 63 张菱舂(1936 -)
64 待月草
68 听,听,那寂静
73 八楼上的神话
- 78 丛 甦(1936 -)
79 息息菲斯的梦魇
- 83 林 泠(1936 -)
84 无花果
- 88 王尚义(1936 - 1963)
89 超人的悲剧
95 孤星
- 97 孟东篱(1937 -)
98 孽
105 死的联想
- 115 陈映真(1937 -)
116 关怀的人生观
122 试论陈映真

-
- 132** 叶维廉(1937 -)
- 133** 阳光大道与天蓝海岸
- 144** 东方白(1938 -)
- 145** 莎河与我
- 150** 琼 瑶(1938 -)
- 151** 敲三下,我爱你!
- 155** 雪 韵(1938 -)
- 156** 心的复诉
- 158** 小楼风景
- 161** 隐 地(1939 -)
- 162** 我们在山中
- 165** 一条名叫时光的河
- 170** 关于裸体
- 175** 张香华(1939 -)
- 176** 沉船的人
- 181** 只缘身在此山中
- 197** 木棉花开的路
- 200** 张 健(1939 -)
- 201** 野鹤的白羽

-
- 204** 欧阳子(1939 -)
 205 灰衣妇人的来访
- 210** 林锡嘉(1939 -)
 211 玻璃峡谷
- 213** 李 蓝(1939 -)
 214 那一点点蚀去的岁月
- 222** 曹又方(1940 -)
 223 幸福
 229 一株不知名的树
- 235** 许达然(1940 -)
 236 榕树与公路
 239 牛津街巷
 244 如你在远方
 247 蓦然看到
- 249** 杨 牧(1940 -)
 250 昨日以前的星光
 254 又是风起的时候了
 259 绿湖的风暴
- 265** 张晓风(1941 -)
 266 地毯的那一端

{ 作者简介 }

赵 云

广东南海人。一九三三年生。师范大学毕业。台南师专教员。著有《沉下去的月亮》、《西皮》、《零时》等。

英 雄

时间：亘古以来

人物：一个巨大的英雄塑像

地点：无垠的沙漠中

那巨大的英雄塑像，披着中古时代武士那种沉重、庄严，却锈渍斑斑的甲冑，头上戴着遮盖着头脸的铁盔，完全掩盖了本来的面目，只剩下深邃如洞穴般的双目，茫然无助地凝视着天空，他右手持矛，左手执盾，维持着挺然威武的英雄姿势，耸立在灰暗空寂的沙漠上，头顶着冷冷的蓝色月亮。

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沉寂，突然传出一些奇异、飘忽、若隐若现的乐声，带着原始的祭神音乐味道，配合敲打空洞鲸骨的节奏。很多残缺的、不定形的渺小人群，随着音乐的节奏，缓慢僵直地环绕在英雄的塑像下。

乐声突变成高亢，有一种似乎是用一把钝锯锯在空铁罐上那样的刺耳节奏。那英雄的塑像好像是在演说，但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动作，只有一种如同演说的感觉，他仍要维持挺然的威武姿态，头盔遮盖着他的面孔，双目仍深邃如洞穴，茫然无助地瞪视天空。

演说的感觉，刺耳而富于节奏感的高亢乐声继续着，那些残缺、不定形的人群中蕴藏着不安与瑟缩，背景的空间骤然广阔。突然卷起一阵沙漠中的旋风，带着尖锐呼啸的风声，几个埋藏在黄沙中的腐朽的骆驼或马

的头骨被旋风翻出来,发出空洞的声音,月亮变成惨灰色。

刹那间一切沉寂如死,那英雄塑像身上的盔甲、盾牌、矛……一块一块地剥落,贴身披着的一件白色的丝质罩衫,也逐渐萎黄、腐蚀、一片片、一缕缕,随风而逝。这种剥落和腐蚀,都在极端沉寂中进行,发生一种时间上无限延长的感觉。

于是英雄的塑像变成一个惨白的、布满暗晦绿苔斑点的赤裸男身。天际呈现一道青紫色的极光。英雄的面目、身体、生殖器,在这道极光的投影下继续风化、剥落,渐渐成为一具残缺的塑像,只剩那深邃如洞穴的双目,仍茫然无助地瞪视着天空。

在那英雄塑像风化的过程中,飘起一缕带有浓厚死亡意味的乐声,若断若续。

而同时,环绕着塑像的那些残缺、不定形的渺小人群,由瑟缩不安僵直成一具具残缺、不定形的石像,在那死亡的乐声中,在那青紫色的极光投影下,一个个裂开、腐朽、风化。一阵刺骨的寒意,带着迷蒙的灰烬飘散开来。

乐声渐渐成为呜咽,无垠的沙漠中孤零零地耸立着一具面目全非,看不出性别的巨大裸像,但那深邃如洞穴般的双目仍茫然无助地瞪视着天空,塑像的脚下有几具腐朽的骆驼和马的头骨。

极光逐渐消失,月亮仍然是冷冷的蓝色。

在一个闷热的午后,这幕英雄的悲剧突然浮现在我那朦胧的意识中,这是许久以来我所想捕捉的。英雄!悲剧式的英雄!那不可一世的功业,岂能填补茫然无助的眼中所流露出来的空虚?那千秋万世的盛名,在时间的风化下,不过等于竖立在腐朽的骆驼、马头骨中的一尊零落的雕像,凯撒大帝、亚历山大、拿破仑……他们所留下来的是什么?啊!英雄

原是凡人,但他们要不同于凡人,所以永远扮演着悲剧,永远受孤独、寂寞、妒嫉、猜疑的侵袭。且看莎士比亚笔下的英雄:

考密涅斯:我的声音太微弱了,不够叙述科利奥兰纳斯的伟大的功绩。勇敢是世人公认为最大的美德,勇敢的人是最值得崇敬的……在全世界简直数不出一个可以和他抗衡的人物。当达昆举兵向罗马侵犯的时候,他还只有十六岁,就已经在战场上崭露头角,表现他过人的神勇……我的言辞是无法给他适当的赞美的;他阻止了奔逃的败众,用他惊人的榜样,扫去懦夫心中的恐惧;……他的剑光降处,人们不是降服就是死亡,谁要是碰着他的锋刃,再也没有活命的希望;从脸上到脚上,他浑身都染着血,他的每一个行动,都伴随着绝命的哀号;他一个人闯进了密布着死亡的城里,用他操纵着死生的铁手染红了城门……(《英雄叛国记》)但,这受尽了歌颂的英雄,所遭遇的是放逐,是猜疑,且听英雄末路的呼号:

科利奥兰纳斯:把我斩成片段吧,伏尔斯卡人;成人和儿童们,让你们的剑上都沾着我的血吧。孩子!说诳的狗!……于是英雄倒下来,血染在懦夫的剑上,没有人记起他的功绩,没有人想起他的荣誉,尸体与草木同枯,价值随着他的死亡而消逝。

“半条鱼”,他说,“你这‘从前是一条鱼’的东西。我很懊悔我出海太远了。我把我们俩都毁了。但是我们杀了许多鲨鱼——你同我——……老鱼,你曾经杀过多少?你头上生着那样一支矛,不是白生的。”

……打败仗,倒也很舒服,他想。我从来没知道它这样舒服。什么东西打败了你,他想:

“什么都不是。”他自言自语,“我出海太远了。”(《老人与海》)

这是海明威笔下的英雄,另一种形式的悲剧,那老人,那巨鳞,日以继夜的漫长战斗,建立起老人与鱼之间一种微妙的惺惺相惜的情感。最后,人的智慧和意志获得了胜利,可是,老人究竟得到了什么?败在他手中的

巨鳞伙伴被鲨鱼啃食了,仅剩下一个空的骨架,空的!

但是什么打败了他?什么都不是!事情本来就是如此。记得童年时听到过一个认为很“有趣”的故事,一个将军,在打胜了所有敌人之后,再也没有人敢和他作战,他只好以海为假想敌人命令他的兵一排一排地攻击扑上来的海浪,海浪无情地吞噬了他的军队,结果,他怒气冲冲地挥着剑冲进海里,海嘲笑地结束了他英雄的一生。而现在不再觉得这故事有趣,只觉得怅惘,怅惘得几乎使人下泪。

至于白头名将,生活在一连串的回忆中,在人们冷漠或怜悯的神色中留恋着以往的功业,这和莫泊桑的“梅吕哀”(Minuet)所描写的一对老人,穿着前朝的服装,暮色苍茫,在那悄无人影的贵族废园中作梅吕哀舞,给人那种“如受重创”的“感慨哀伤”,又有什么不同?

尽管如此,仍然有着某些潜在的力量和意志促使人们扮演英雄,电影《一代豪杰》(Jam Lord)的主角说:“英雄和懦夫的分别,只决定在一刹那间。”因为这位历尽艰险,协助弱小民族反暴政,争取自由,最后杀身成仁的英雄,却曾经是在狂风暴雨中,因一声雷震,落下救生艇,变成弃船逃生的懦夫。所以英雄和凡人一样的具有恐惧、懦弱、犹豫,只是在面临决定的一刹那,他所选择的是怎样的路。所以萨特认为一个人在作生与死的抉择时是最自由的,这一抉择,即足以构成你是英雄或是懦夫。选择了死亡的人反而不一定会死亡,因为他已克服了惧怕,坚定而勇敢地死里求生;相反地,愿意偷生的懦夫,往往会陷进了死亡的陷阱中,因为无数的阴影和困惑不会放过他的心灵。

“如果死都不怕,还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?”(Jam Lord)所以,一个真正的英雄,并不是在市井之中,耀武扬威的恶霸。而是在面临抉择的一刹那,能将生死置诸度外,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强者;为着理想,甘愿终身孤独、寂寞、空虚的凡人。

昨日以前的星光

以希腊神话《金羊毛》改编的神怪电影,天神宙斯和妻子在圣殿中下棋,赌注是杰逊王子的命运,这个在神的赌注中冒险的英雄,靠的是自己的勇敢、机智和一股豪气,终于完成了使命。其实现实的人生,何尝不像生活在神的赌注中?日本有一篇著名的小说《河童》,说是河童这些种族的婴儿将要出生时,他的父母连着三次征求他的意见,问他是否愿意降生到人间。他可以自由地答“愿”或“不愿”,如果“不愿”,他的生命会自动地消失。但人却没有这种自由,不管你愿或不愿,你已有了生命,于是你被注定了生活在给予你生命的一家人中,在这个生活的范围内接受影响,等待死亡。或者“神”会出人意料地下一着危棋,诸如战争或灾荒,把你卷进另一种生活圈里,如果你接受了这种安排,你将永远被“命运”这种东西拨弄,到了终局,“神”和他的“妻子”意兴阑珊地推开棋盘:“赢了!”终其一生你所扮演的不过是棋盘里一颗没有意志,不能自主的棋子。但是英雄是不同的,虽然同样地你不能操纵生,也不能掌握死,但你不是“神”的棋盘里的棋子,你可以凭着你的意志而成为一个自主的“人”。这种人生中的英雄虽然没有功业,没有战功,却比战争中的英雄更值得崇敬。这种作为“人”与“棋子”之间的选择,比“生”和“死”的选择更为困难,因为这种压迫是无形的,松懈的,缓慢的。并没有“生”“死”问题来临时那种紧迫急骤的刺激。

当然,无论是战争中的英雄或人生的英雄,到头来不过是在死亡的乐声中风化了了的残缺雕像。即使胜利过,所得到的也不过是一个空的骨架,但他仍是挺然独立的,价值就在于此:“我曾经尽力而为。”

悲 剧

——当我听到优美的音乐时,我从不感欢愉。(《威尼斯商人》)

舒伯特正在作曲,他的友人问:

“为什么你总是作这样哀伤的音乐?”

舒伯特说:

“你可知道哪一首是欢乐的音乐?”

《红楼梦》、《李尔王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……无数次被搬上银幕和舞台,“旷世无俦的大悲剧”,戏院宣传着“请多带几条手帕”。“这是最擅演悲剧的演员最成功的演出”。

男女老幼,心甘情愿地付出昂贵的票价,以换取几小时的痛哭流涕,然后揉着红肿的眼睛心满意足地离去。

路旁的戏棚中唱着哭调,书店和书摊陈列着高级的或低级的文艺书籍,其中大多数都是沉重感人,赚取热泪的悲剧。我们需要哭,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,所谓悲剧,表面上看就是可以满足人们达到哭的愿望的刺激品。看莎士比亚悲剧的高级知识分子,和挤在路旁戏棚下听哭调的无知妇孺,都不外是想找个机会“同声一哭”。

为什么人会有悲剧癖?

最近,在一次青年人的文艺集会中,曾经讨论到文艺作品中悲剧的价

值。持否定立场的人说：

——一些悲惨的故事，看后使人陷进消沉、沮丧的深渊里，所以，悲剧象征着灰色与病态。在这个充满了不如意的人生中，我们更需要光明和快乐。

但也有人站在另一个角度去看悲剧：

——正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悲剧，所以我们要悲剧。悲剧具有一种震撼灵魂深处的力量，是净化灵魂的良方。

然而，不论你赞成或反对，悲剧随着人类的开始而上演，并将持续到永远。狩猎民族的抒情诗中，除了表现自己的喜悦外，也表现了他的忧郁和苦痛。原始部落的祭礼中，狂欢、舞蹈，但也混合了哀伤，到达了欢乐与哀伤的极点的时候，跟随着出现的往往是死亡，他们把生命奉献给神，让牺牲者的鲜血洒在祭坛上。于是生和死，快乐和悲伤结合起来，成为最最原始的人生，也是最最原始的哲理。

所以，悲哀和欢乐，本是人生的两面，苦中作乐，喜极而泣，悲与喜的界限一向不太分明。我们所认为的悲剧，只是在比较上略为沉重一些，而一般所谓喜剧（闹剧除外）何尝不是笑中带泪，夸张了别人的狼狈相，以博旁观者一笑呢！

法国批评家 E. Faguet 说：

——悲剧和喜剧一样地，都是描写别人的灾祸，这些灾祸如果是可笑的，就叫做喜剧；如果是可怕的，就叫做悲剧，悲剧和喜剧所产生的愉快程度，虽有深浅的不同，但同样的都是幸灾乐祸。

当然，他的说法未免过于主观，欣赏悲剧而产生快感，不一定是由于幸灾乐祸，尤其是对悲剧的爱好，有人认为是起因于同情，有人说是心理距离，亚理士多德说悲剧可以发散一些郁结的情绪，佛洛伊德认为悲剧可以使被压抑的欲望得到间接的满足，而尼采、叔本华、黑格尔等，都曾以深

奥的哲学论点诠释人类所以会染上悲剧癖的原因。如就实际的情形来说,悲哀一向深藏于心灵的深处,如果可以引发它倾泻出来,发泄出来,这种快感的确较诸一次狂欢更深刻难忘。

但 E. Faguet 所说悲剧和喜剧同样地是一种灾祸,这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,所不同的是这种灾祸可怕或可笑,发生在自己身上抑是别人身上,以及应付这种灾祸的态度如何而已。举例说:有人在街道中央摔了一跤,围观者常会哄然大笑,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可笑的灾祸。但在摔跤者本人来说则是可怕的,是属于悲剧性的了。但如果他摔得较重,能引起旁人的同情心,就会使人感到这是悲剧,在这时候,他爬起来作一个小丑式的自嘲怪相,悲剧又变回喜剧,不过无论悲悲喜喜,却都是灾祸则一。

由此我们可知悲剧只是比重上的重或轻,伴随着悲剧的是沉重的调子,是一种较严肃的哲理,从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别人怎样面对压下来的可怕灾祸。假如把人比作一个赌徒,那么他的对手则是无形的命运,有人喜欢慎重地按照机遇率下注,有人却喜欢孤注一掷,有时候你会赢,有时候却输得一败涂地,幸亏人总有着明知不可为的勇气,而能不断地赌下去。至于你赢了,你将获得些什么?答案仍是悲剧的,人历尽艰辛,克服一切,却克服不了死亡,到头来等于是一无所获,也就是说所谓胜利不过是一些虚无,所以亚力山大征服了世界后反而痛哭失声,他无法能确切地把握着他究竟得到了些什么。在人生悲剧中生存、奋斗,这种过程里所得的快感,岂不是相等于欣赏悲剧的快感?厨川白村说:有生的苦闷,有战斗的痛楚,人生才有生的价值。因此所谓悲剧,并不仅指着一些悲惨的故事;人们终生挣扎,最后两手空空迎接死亡,每个人都不自觉地扮演着悲剧,而他只能从别人扮演的角色中照出自己的影子。

由于面对着灾祸的态度不同,悲剧也可以分作几个类型:

——嬉笑怒骂，游戏人间的：一个小丑在舞台上死亡，观众哄笑着以为这是他所扮演的喜剧，灾难发生在小丑身上就变成了玩笑。不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喜剧演员自杀，他说：我永远装着小丑，逗人开心，其实我想哭。没有人能判断这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。

——尽力而为地迎向灾难：这是剧力万钧，悲壮雄浑的悲剧，代表着一场永不停息的战斗。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，在诸神拨弄之下昂然接受了命运。海明威笔下的老人，他搏斗着，他赢得了胜利，然而他拖回来的只是一条鱼的骨架。

——以死亡作为反抗命运的武器：死亡是最大的灾祸，但在这类悲剧中，死亡不再是弱者逃避的处所，而变成最有力的武器，人们只有在蔑视死亡的时候才能更狂放地享受生命，生命虽因死亡提早而缩短，但却充满了光辉。罗密欧与朱丽叶所以成为永恒的悲剧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殉情并非逃避，他们在命运的重压下相爱，他们的死亡有着一一种永不分离的积极意义，而且成为对生存者的惩罚，对命运的嘲讽。

——自甘屈服，承认失败的：这才是灰色和病态的悲剧，只有泪水而没有挣扎的过程，只承认失败而缺少下注的勇气。世上有一种具有悲剧倾向的人，他们不但看别人扮演悲剧，自己也有意地为自己编撰出一场虚幻的悲剧，然后沉湎于其中，抽取那一丝丝悲剧的美和欣喜感。其中一种人一开始就承认失败，放弃了生存所应作的一切挣扎。在人生或舞台上，这一类的悲剧是属于消极的，却不能引起同情。

——理性崩溃而产生的悲剧：欲的迸发、犯罪、流血、一般道德家所指责的“罪恶”。厨川白村认为人具备着兽性、魔性和神性。因为罪恶是不可避免的。如果站在道德家的立场去看世界，你将会惊讶于世上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罪恶，任何人都不敢自夸无罪，而人间也就相对地充斥着罪恶组成的悲剧。